高加索硝烟：俄格冲突的深层解读

关贵海

内容提要：在2008年发生的俄格冲突中，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后首次针对独联体成员国采取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其深层原因值得认真研究。本文不纠缠该冲突的动态细节，而是从格鲁吉亚与奥塞梯人关系的历史变迁入手，分析俄格在处理格奥冲突时的深层次战略考量，以及冲突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南奥塞梯　俄格冲突

2008年8月8日夜，格鲁吉亚军队开始对宣称独立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当地民众及俄罗斯维和部队的大量人员伤亡。俄罗斯第58集团军迅速介入，采取“迫使格鲁吉亚接受和平行动”，不仅打退了南奥塞梯地区的格军，轰炸了格所有飞行基地，而且封锁了格的黑海海域。俄军进入格本土最纵深的地点离格首都第比利斯仅40公里。8月12日，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调停之下，冲突各方宣布停火，故西方学者又称其为“五日战争”。[1] 8月26日，在俄罗斯议会的要求下，俄总统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

俄格冲突不仅引发了关于冲突各方“谁之过”的争论，也使国际格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本文拟从格鲁吉亚与奥塞梯人关系的历史变迁入手，分析俄格在处理格奥冲突时的深层次战略考量，以及冲突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可能影响。

俄格冲突不仅引发了关于冲突各方“谁之过”的争论，也使国际格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关贵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1 Charles King, “The Five-Day War”,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8.

一、格鲁吉亚人与南奥塞梯人的历史纠葛

奥塞梯人的历史变迁非常复杂。按照格鲁吉亚历史学家的观点，公元前七世纪在北高加索地区形成了一支伊朗语系的部族。[1] 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争夺中，曾在8—9世纪皈依犹太教，并因此在其语言中保留了一些犹太人的表述；[2] 公元916年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比罗斯受洗早72年。[3]

在古丝绸之路上，奥塞梯人聚居的地区曾是通往黑海的最快捷的路径，但也是鞑靼蒙古侵犯的重点地带。1238—1239年间，奥塞梯人从政治上被蒙古人消灭，一部分迁移到中亚，一部分向西移民到今天的匈牙利，也有一部分隐居到蒙古人难以抵达的高加索山脉南部和北部地区。这部分顽强抵抗侵略并艰难维系着民族延续的奥塞梯人与格鲁吉亚人开始了既共处又竞争的复杂关系进程。

事实上，早在蒙古人侵以前，格奥两个民族就一直是唇齿相依、共同御敌的患难伙伴，击退过波斯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轮番进犯，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王室通婚关系。但随着蒙古统治被推翻，格奥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主要的症结在于对耕地也就是生存空间的争夺。[4]

俄罗斯进入高加索地区使格奥关系产生了微妙变化：如果说以往双方互有胜负也互有所求的话，俄罗斯的出现则使奥塞梯人日渐强硬。奥塞梯是1774年加入俄国的，并且在圣彼得堡活动的主要是南奥塞梯人，而格鲁吉亚则是在1801年才正式并入俄国版图（1783年的《格利高里条约》宣布俄为格鲁吉亚的保护国）。此后，俄国多次在格奥冲突中偏袒奥塞梯人，有明显的以奥制格的倾向。[5]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并对奥塞梯人进行了清洗，4万奥塞梯人被战乱和饥饿折磨死近半，只是在1921年苏俄红军第11军进入高加索之后才让他们回到了被烧毁的家园。在苏联时期民族大团结的政策和宣传下，本着斯大林不同民族交错聚居的思路，北奥塞梯归属俄罗斯联邦，南奥塞梯则被划入格鲁吉亚，以防止各加盟共和国因民族特征过于单一化而导致分离倾向。南

---

1 Гаглойти Ю. Аланы и вопросы этногенеза осетин. Тбилиси, 1996. С.241.（Ю. 卡特罗伊季：《亚兰人与奥塞梯的民族起源问题》，第比利斯，1996年版，第241页）

2 Тменов В., Бесолова Е., Гонобоблев Е. Релилигиоз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осетин.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ладикавказ, 2000. С.42.（В. 特梅诺夫、Е. 别索洛娃、Е. 戈诺波博列夫：《奥塞梯人的宗教观念》，弗拉迪高加索，2000年版，第42页）

3 Кузнецов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до XV в. Владикавказ, 2002. С.42.（В. 库兹涅佐夫：《15世纪以前北高加索的基督教》，弗拉迪高加索，2002年，第42页）

4 Дзугаев К. 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1 st Century COE Program "Making a Discipline of Slavic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18,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 pp.68-73.

5 Ibid., pp.76-77.

奥塞梯人逐渐融入了格鲁吉亚社会，但某种程度的民族歧视一直保持下来，包括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1]

苏联解体前夕，紧随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的格鲁吉亚试图否定南奥塞梯自治州存在的合法性，认为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地理上的和政治现实中的南奥塞梯。[2] 亲俄的奥塞梯人坚持留在苏联，并于1990年9月21日宣布将自治州更名为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12月11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南奥塞梯自行更名无效并决定撤销南奥塞梯自治州。次日，南奥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与奥塞梯人的武装冲突爆发，格政府与俄罗斯中央政府及北奥塞梯各支持一方。

格政权曾采用武力方式直接控制南奥塞梯，如1991年1月6日，几千名格警察控制了茨欣瓦利市。自发组织起来的南奥塞梯人夺回了自治州首府，并于1月26日宣布成立南奥塞梯共和国，并于1992年5月29日宣布独立。格奥全面冲突爆发。由于俄、格、南奥三方各出一个营组成的联合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地区，1992年7月14日，冲突暂停。1994年开始谈判进程，并建立了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机构——混合控制委员会（俄、格、南奥和北奥四方参加，通过俄方指挥官马·库拉赫梅托夫来领导联合维和部队）。1996年5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保障格奥冲突双方安全和相互信任措施的备忘录》。由于当时的格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南奥共和国总统齐比洛夫都未参与过冲突，因此双方关系进入稳定时期，甚至有官方代表团互访。

2003年底的“玫瑰革命”打破了平静，萨卡什维利政权上台。自2004年夏，针对南奥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升级。俄方则发表极其强硬的声明，决不容许格以武力方式解决南奥问题，格方被迫撤军。此后冲突双方时有摩擦，但没有打破停火原则。

综观格奥民族关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俄进入高加索地区以前，格奥有利益争夺，但更有患难与共的经历；当外部势力介入并展开地缘利益争夺之后，格奥的共处就成为一种奢望，它们都变成了他人手中的棋子。

在俄进入高加索地区以前，格奥有利益争夺，但更有患难与共的经历；当外部势力介入并展开地缘利益争夺之后，格奥的共处就成为一种奢望，它们都变成了他人手中的棋子。

二、俄格各自的战略考量

西方媒体像是预先演练好似的，众口一词谴责俄对一个邻居小国的霸权侵略，不仅把事件比喻成1968年苏军侵捷，而且竭力鼓吹一种推测，即：俄罗斯设计好了圈套，等待萨卡什维利去钻，以便为其永久割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制

1 Ibid., pp.78-79.

2 Бакраде А.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Осет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Тбилиси, 1994. С.3.（А.巴克拉泽：“代序”，为《奥塞梯问题》一书而作，第比利斯，1994年版，第3页）

造借口。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俄罗斯在冲突爆发前后的各种举措，则不难发现，俄罗斯在如何解决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问题上，态度是非常微妙的。

就在冲突爆发的前一天，俄特使尤·波波夫还在努力说服南奥塞梯方面同意参加会谈。俄外交部在南奥塞梯已经发生枪击事件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仍声明需谨慎地评估形势，维系起码的局势稳定。[1] 然而当俄公开介入冲突之后，其口径立即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得毫不妥协。俄罗斯驻格大使馆接到格外交部关于格军队遵照格总统命令已停火并在撤出冲突地区的照会，而俄外交部却漠然视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要求格从南奥塞梯撤出所有军队，还要签订关于不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动用武力的协定，此后才能提出俄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2]

俄立场从相当节制到极其强硬的变换清楚地表明，其处理南奥塞梯问题的最主要目的并不是拯救那里的俄罗斯公民，也不是消除人道主义灾难，因为俄本可以在冲突升级以前采取措施避免大规模流血，在升级以后完全可以不必急于承认南奥塞梯（竟然还加上了阿布哈兹）。由此可以判断，俄的深层次目的是要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明，它将不再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从事实上在涉及俄核心利益的地方抗衡西方，不管这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对抗。[3]

俄的深层次目的是要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明，它将不再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从事实上在涉及俄核心利益的地方抗衡西方，不管这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对抗。

有分析认为俄也在通过对格的强硬立场暗示独联体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指出作为独联体内反俄阵营“古阿姆”联盟成员、理应声援格鲁吉亚的阿塞拜疆，在美国副总统切尼到访时却相当冷淡；古阿姆的另一个成员摩尔多瓦更是对俄亦步亦趋，因俄罗斯已暗示，只要它不加入北约就不会支持闹分裂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独立。[4]

俄罗斯也有通过对格的强硬举措削弱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进而改变世界秩序的意图。俄总统梅德韦捷夫2008年8月31日在接受俄电视台访谈时指出：“世界应该是多极的。一个单极的世界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接受由一个国家做所有决定的世界秩序，即使这个国家有美国一样的强大影响。这样的世界是

1 Сухов И. Не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екратите огонь!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8 Августа 2008 г.（И. 苏霍夫：“立即停火！”《新闻时报》（电子版），2008年8月8日）http://www.vremya.ru/2008/143/5/210087.html。

2 同上。

3 Лукин 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о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Уроки конфликта с Грузией//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8 №6.（А. 卢金：“从后苏联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与格冲突的教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8年第6期）

4 同上。

不稳定、冲突四伏的。”[1]

从格鲁吉亚方面看，在冲突升级以前，萨卡什维利以为美国会像赖斯在第比利斯承诺的那样，全力维护格的安全；以为西方真的会因为认同格鲁吉亚的民主体制而随时跟俄罗斯摊牌；以为俄罗斯不会在奥运会开幕式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大打出手。在俄动武既成事实以后，格总统还在试图让西方相信，如果西方不出面反击俄对格的“侵略”，克里姆林宫将继续自己的冒险行径，蚕食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领土。[2]

西方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那里的智库们不相信格总统的多米诺骨牌论，更多是把俄的激烈行为看成是一种信号，表明俄不能再容忍北约向俄的后院伸手；尽管普京对苏联解体表现出惋惜，但那与恢复昔日的苏联是两码事；对莫斯科而言，失去了的就认了，但不能再失去。[3]

然而，一个不是非常显眼但却相当要害的问题是，南奥塞梯方面到底在冲突升级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俄格在冲突升级前的斡旋情况看，南奥塞梯似乎最不妥协。但在格方军队大举进攻茨欣瓦利市以前，他们都做了什么？由于相关信息的匮乏，尚只能留作悬疑。

三、俄格冲突与国际关系秩序转型的关系

有俄学者认为，俄格冲突并非重大国际事件，国际社会的反应超乎寻常。不过是一个三流国家牵着大国的鼻子走，改变它们的政治日程，迫使它们出棋。[4]

有俄学者认为，俄格冲突并非重大国际事件，国际社会的反应超乎寻常。不过是一个三流国家牵着大国的鼻子走，改变它们的政治日程，迫使它们出棋。

事实上，如果单纯从事态发展自身的逻辑看，俄格双方及其各自的国际伙伴的反应均没有超出常理：格鲁吉亚军队突袭俄驻南奥塞梯维和部队和当地平民，俄罗斯军队为救援维和部队和当地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公民迅速对格军进行了反击，俄罗斯旋即承认在自己军队实际控制之下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使格鲁吉亚及西方对其采取进一步的武力行动将有国际法上的麻烦；北约（美国）的军舰试图进驻格海港造成与俄军舰对峙，法国总统萨科齐出面斡旋并使俄格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俄罗斯军队2008年9月初撤离在格领土上建立的所谓安全区。

1 Steven Pifer, "Reversing the Decline: An Agenda for U.S.-Russian Relations in 2009",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Paper Series, No.10, Jan. 2009,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9/01_us_russia_relations_pifer.aspx

2 Melik Kaylan, "Who's right, Russia Or Georgia?", *Forbes.com*, September 29, 2008. http://www.forbes.com/2008/09/30/georgia-russia-nato-oped-cx_mk_0930kaylan.html

3 Ibid.

4 出自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维·库瓦尔金教授在2008年“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然而，俄格冲突的关键不在于冲突事态进程本身，甚至也与俄格到底哪个先动手无太大关系。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如何评估该事件的发生与国际秩序转型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格鲁吉亚背后站着美国和北约，而俄罗斯周围类似格鲁吉亚的挑衅者绝不鲜见，但在此时此地以此种方式发生此事，不得不令人们联想到某种“摊牌”的逻辑：对格、美而言，俄罗斯容忍了格的挑衅，就意味着可以再进一步削弱它的帝国意志和信念，使其大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受挫；如果它拼了就成全了美在东欧加快部署反导系统的意愿和借口，并使格、乌等国加入北约的必要性和速度骤然提升。对俄来说，放纵格就会使领导层在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强力部门面前失去威信和支持，也难以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仰仗俄保护的国家面前抬不起头；如果豁出去拼了，虽然会有与西方关系的麻烦，但可以使所有对俄有二心乃至有恶意的独联体国家慎重处理与俄关系，同时让西方不得不吞下因单方面承认科索沃独立所造成的恶果，进而宣示苏联解体以来对西方战略退让的终结。[1]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些分析人士在俄格冲突爆发后做出判断：美国的单极霸权世界已经结束，新的冷战行将爆发。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些分析人士在俄格冲突爆发后做出判断：美国的单极霸权世界已经结束，新的冷战行将爆发。不能否认，俄罗斯有通过对格采取强硬立场来显示自己改变美国单极霸权进而构建新秩序的考虑，但从客观的角度看，必须指出俄的意愿与实际条件的差距。

首先，俄罗斯没有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处理南奥塞梯问题时，俄采用了以大欺小、以暴制暴、以恶制恶（复制科索沃模式）等霸道国家的手法，均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此外，俄罗斯在历史上发挥国际关系的大国作用时也通常都借助了一定的理念或道义上的借口，如俄罗斯帝国时期有东正教和泛斯拉夫的旗帜，苏联时期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模式等，而当代的俄罗斯似乎只能用自然资源来吸引别国了。[2]

其次，俄罗斯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虽然俄经济在最近5年中有了飞速发展，其GDP从1998年的近600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3万亿美元，[3]但其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即：对能源价格的严重依赖，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遏制等。近期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清楚展现了俄经济的脆

1 如俄国际问题专家A. 卢金在2008年9月1日的《公报》(Ведомости)上撰文称，俄罗斯的某些邻居，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现在会清楚，跟俄搞好关系，远比像格鲁吉亚一样被割裂强得多，而且正是与俄的良好关系才是其领土统一的保障，维系现有世俗政权而不是按照西方那样改造它。

2 Лукин 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о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Уроки конфликта с Грузией//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8, №6.（A. 卢金：“从后苏联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与格冲突的教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8年第6期）

3 Steven Pifer, “Reversing the Decline: An Agenda for U.S.-Russian Relations in 2009”,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Paper Series, No.10, Jan. 2009,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9/01_us_russia_relations_pifer.aspx

弱性：截止到2009年2月，其外汇储备损失约1/3，资本外逃超千亿美元，因石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骤降至40美元以下，使其财政预算结束了盈余时期，2009年俄将面对高达GDP总额6%的财政赤字和全面的支付危机。[1] 目前，几乎所有重大项目均处于资金短缺局面，连最能体现俄大国意志和形象的武装力量，也不得不面对2009年国防预算被削减15%的命运，而俄能源领域的“超级帝国”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用石油换贷款的做法，是其资金严重短缺的标志。

再次，俄罗斯没有足够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梅普配的稳定性、效率和前景使其国内政治走向很不明朗，特别是新总统国情咨文（2008年11月5日）出台后，批评普京在位时通过的《选举法》压制公民政治参与，提出得票率5%—7%的党应有2—3个席位，不再搞押金制等等。

总体上讲，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面前缺乏信任，欧盟、独联体国家等均对其经济潜力、经济规则、政治稳定和国际行为的公正与和平原则持有疑虑，2009年1月的天然气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疑虑。没有足够信任度的国家，很难有权威的软力量。

总体上讲，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面前缺乏信任，欧盟、独联体国家等均对其经济潜力、经济规则、政治稳定和国际行为的公正与和平原则持有疑虑。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国际战略或国际秩序合理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俄罗斯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态度最鲜明，且能够从国际法法理、宗教理念和历史联系的角度切中要害。正在北京陪同布什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詹姆斯·杰弗里在冲突爆发后即表示，与格冲突的升级将危及到美俄关系。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从未如此明确地因某场冲突而威胁恶化双方关系。[2] 然而，高调的评论和低调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使美国的追随者明白，西方无力保卫它们，天下并非美国独掌。

二是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体系是对美国最现实的制约，并维系着脆弱但必须的平衡。例如，有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担心在美国执意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入北约的话，俄罗斯可能真的会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极大地提高伊朗的防空能力。[3]

三是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对世界经济发展拥有重要影响。关键是必须在其获取自身重大能源利益和维系国际能源供应体系之间寻求平衡。尽管美国坚持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但由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出于同俄战略关系特

1 Кукол Е. Ставка меньше//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2 Февраля 2009 г.（E.库克尔：“利率变低”，《俄罗斯报》，2009年2月12日）

2 Г.Сысоев Под перекрестным холодом//Коммерсантъ, 11 августа 2008 г.（Г.谢索耶夫：“在冰冷的十字架下”，《生意人报》，2008年8月11日）

3 Philip Sherwell and William Lowther, “Russia Threatens to Supply Iran with Top New Missile System as ‘Cold War’ Escalates”, *Telegraph*, August 31, 2008.

我们必须指出，只要俄罗斯不与中国为敌，本身就是我国当代外交的伟大成果；能够通过俄罗斯的国际行为来弱化、软化乃至同化我们的对手，则更是辉煌的外交胜利。

别是能源安全保障的需要，坚决反对美国的立场，[1] 体现出俄借能源制欧、借欧制美的战略潜力。

最后，撇开一切大格局的考量，我们必须指出，只要俄罗斯不与中国为敌，本身就是我国当代外交的伟大成果；能够通过俄罗斯的国际行为来弱化、软化乃至同化我们的对手，则更是辉煌的外交胜利。

1 Петровская Ю. Грузия и Украина отдаляются от НАТО//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 Августа 2008 г.（Ю. 彼得罗夫斯卡娅："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远离北约"，《独立报》，2008年11月14日）